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六十三四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卷六十三

歷代五

晉

元帝

或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朱子曰元帝與王導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左耳

南軒張氏曰為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懐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為屏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姦宄之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不輕矣而瑯琊之入建業考觀其規模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有自為封殖之意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懐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增重寄委制詔深切而

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復以兵應其請反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為則其意不在中原也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橫不以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再蒙塵懼天下之議已則楊為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亦青之異亦深切矣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變因時事之艱難而覬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大幾既失故其所以見國規模亦復不競

亂臣賊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使元帝痛懐愍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家國之雠率江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名正理順安知中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逖倔强自立於羣雄之間猶幾以自振况肺腑之親總督之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大公為心而私意蔽之甚可歎息也

温嶠

南軒張氏曰温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為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絶裾之事也太真少時常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絶裾而行噫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太真獨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為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

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徼倖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真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為而為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懐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為此三綱之所由壞而獘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為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

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為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真之事業為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愧烏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真稱為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顧榮　賀循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導　謝安　殷浩

或云庾亮欲移鎮石城興兵討趙王導許之郄鑒蔡謨等皆以為不可也范陽張氏曰晉以寡弱之師一旦討强暴之寇是無異驅羣羊以攻猛虎不格明矣使王道不知利害則導為不智知而許之則導為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為導予竊料其意蓋當是時導與庾

亮有隙亮欲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情陰使郄鑒等拒之以絶其議此乃君子之待小人不得不然耳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説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然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

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　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敗闕底謝安謝安特幸未蹉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氣苻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苻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衆

來謝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國内自亂晉亦必知之
故安得以鎮静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
敵當來苻堅若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
坐見狼狽因問萬正淳曰桓温移晉祚時安能死節
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壯
面事賊耳到這裏是築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説韋
孝寛智畧如此當楊堅簒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寛
乃獻金熨斗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為異亦何必如此

結附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於苻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完顔亮幸而捱得他死耳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故為遷延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以處之擁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伏節死義之資乎或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閒雅似亦有執者曰世間自有一般心膽大

底人如廢海西公時他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廢也得大節在那裏

南軒張氏曰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而襄沔復為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畧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踈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鋭出衆安所施置各

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竒正相須使玄將重兵于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於前此竒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擐其鋒直搏而勝之固以奪其心矣淝水之戰其勝筭已在日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畧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静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竒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

銷薄聲勢揺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
一刼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内之情舉安安見之
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
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苻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
特安方畧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貟荷國事直欲
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勲業誠與才合
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
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或問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皆以公輔期之或曰淵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謝安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既用也謝安却苻秦安晉室功業亦可無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棄草芥夫人之擬二子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潛室陳氏曰東晉諸賢大抵務養民節不務實用幸而成功則為謝安如其無成則為殷浩然安能矯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着也

符堅

程子曰符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或問符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朱子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救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躁初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

猛入燕忽然堅至葢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　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符堅踴躍不寐而興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决矣

桓温

朱子曰桓温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陶潛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來詞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為不悲矣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為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

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壮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簒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

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禄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耳

鶴山魏氏曰世之辯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考而非其要也其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

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静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

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

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攷伯辟舉扳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為禄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去克此志節異時詎肯忍恥於二姓哉觀述酒荊軻等作殆欲為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為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

人者乎

崔浩

或問崔浩如何朱子曰也是箇博洽的人他雖自比子房然却學得子房歛了子房之辟穀姑以免禍耳他却真箇要做

總論

五峯胡氏曰桀紂秦政皆窮天下之惡百姓之所同惡故商周劉漢因天下之心伐而代之百姓親附居之

安又所謂仁義之兵也魏晉以來莫不假人之柄而有隳三綱之罪仁義不立綱紀不張無以締固民心而欲居之安又可乎

象山陸氏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蜀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信之篤這般處所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臨川吳氏曰楚三閭大夫竭其忠志欲强宗國懐王信讒踈之國事日非竟客死於秦襄王又信讒放之江

南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於亡遂沈江而死韓為秦所滅韓臣之子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客為韓報讎博浪之椎不中則匿身下邳以俟時山東兵起從沛公入關立韓公子成續韓後秦亡而楚霸王沛公於漢又殺韓成良乃輔漢滅楚而從隱去諸葛孔明初見昭烈已知賊之必亡漢而勸昭烈跨有荆益圖霸業復帝室伇卒償其所言晉陶淵明自其高祖長沙桓公為晉忠臣及桓玄簒逆劉裕起自布衣誅

玄又滅秦滅燕挾震主之威晉祚將易既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賢者其遇時不同其為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心一也

唐

高祖

或問劉武周兵勢甚銳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

民上表請行如何范楊張氏曰高祖可謂謬而無策矣且唐所以能守關西者以河東為之障蔽也今舉而棄之則賊兵深入是棄關西也豈不謬哉以此推之高祖之取天下頼有世民耳不然事未可知也

問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食日以萬數何也曰隋失其鹿豪傑並起而逐之李密據洛口王世充據東都竇建徳據山東以至蕭銑薛軌之徒莫不各據險要以争進取惟唐高祖用秦王策獨決計入關關中

既定遂尊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苛法以陰結民心収攬豪傑以經營四方則天下之柄已在唐掌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横騖於外果何益哉

朱子曰唐高祖辭得九錫却是

太宗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麟趾之意安在

或問范祖禹唐鑑譏太宗曰陷父之罪脅以起兵古人

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為也太宗終守臣節可也愚歴觀唐史隋煬帝既遣江都之使唐高祖不宜坐處夷滅況大業之末生民塗炭太宗茍不為此必無以濟蒼生之困范氏正大之説果可用否使聖賢處此當守臣節乎將權以濟事乎潛室陳氏曰孤隋之暴何止桀紂若欲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名弔伐不當自陷於盜賊之地而脅以起兵以斯舉事是以亂易亂也大桀小桀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傷於欲速迫切

反以堂堂禮義之師自陷於亂臣賊子之倫世上有理明義直之事只為學術不正舉動不明便壞了事體　問唐太宗誅高德儒之諂諛薄宇文士及之不忠豈不知姦邪讒諂之士不可厠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而許敬宗之姦獨録而不棄何耶曰知人甚難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

中宗武后附

朱子曰唐中宗事致堂南軒皆謂五王合併廢中宗因誅武氏别立宗英然當事勢中宗却未有過正緣無罪被廢又是太宗孫髙宗子天下之心思之為他不憤五王亦因此易扵成功耳中宗後來所為固是謬然當時便廢他不得　問狄梁公雖復正中宗然大義終不明做得似鶻突曰當此時做得到恁地狄梁公終死扵周然薦得張柬之迄能反正又問吕后事勢倒做得只如此然武后却可畏曰吕后只是一

箇村婦人因滅姬遂迤邐做到後來許多不好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稽之心自為昭儀便鴆殺其子以傾王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于宗廟社稷而誅之　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為武后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武王不誅武后事曰武氏誠當誅但既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為子奪輕重之間不過告于唐家宗廟廢置幽處之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長策以愚觀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唐家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為武后所廢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于宗廟誅此老媪

則義正理順唐祚有泰山之安矣

玄宗

元城劉氏嘗與馬永卿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曰此二人與張説乃天后時相也非已自用故敬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已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未也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

告崇固可若加以誕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昬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也藉使令知其人曰某人忠某人姦亦未必能任且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速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久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二十來年至死乃罷人主唯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又曰

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姦邪
而用之何也曰此蔽於左右之佞幸耳蓋所謂佞幸
者嬪御也内臣也戚里也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
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與佞幸交結彼有所倖求
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為讎必旦旦而譛之而人
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結佞幸彼有所侥求則謹
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之
眷日深矣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佞臣不可得也學

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不去者正縁得高力士安禄山陳希烈等内外賛助之也

或問唐明皇開元天寶之治何始之不克終耶潛室陳氏曰開元之世乃無妄之時雖四夷時有不靖乃無妄之疾縁小人以邊功動之致令邊釁一開生出萬端病痛乃無病服藥之故

肅宗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

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其
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為諸人所移得
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厝玄之逼不見
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父不父子
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朱子曰肅宗之収復京師其功過可稱至不待父命而
即位分明是簒功過當作兩項説不以相揜可也

憲宗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胷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王珪　魏徵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義昔

事建成而今事太宗可乎

或云王魏事後世人不當盡繩以古人禮法畢竟高祖不當立建成朱子曰建成既如此王魏何故不見得又何故不知太宗如此便須莫事建成亦只是望僥倖問二人如此機敏何故不見得曰王魏亦只是直

馬周　褚遂良　狄仁傑

龜山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然又

云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鷄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當記之乎或為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謹縱使史

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論告武后其瀕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

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

陸贄

龜山楊氏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為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户不著書秪為古今集驗方

朱子曰此亦未是豈無聖經賢傳可以玩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 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都理會來此便是經濟之學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諳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

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如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

梁道路井竈圊溷無不脩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楊綰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東萊呂曰楊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為不可但未之知耳及為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施唐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陽城

或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龜山楊氏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可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用固

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知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娶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壊之耶

然城之所為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為法耳

朱子曰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

張廵

涑水司馬氏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趫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

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不免於流俗之毀况其睃睃者邪

總論

或問百世可知之道程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以反

道棄政亡漢興尚德行崇經術鑒前失也學士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甚者亦鮮矣故賊莽之時多伏節死義之士世祖興而褒尚之勢當然也節義而苦視死如歸而不明乎理義之中也故魏晉一變而為曠蕩浮虛之習人紀不立相胥為夷五胡亂華行之弊也陰極則陽生亂極則治形隋驅除之唐混一之理不可易也唐室三綱不立由太宗啟之故後世雖子弟不用父兄之命玄宗使其子篡肅宗使其弟反

選武才人以剌王妃入也納壽王妃以武才人進也終唐之世夷狄數為中國患而藩鎮陵犯卒以亡唐及乎五季之甚人為而致也

元城劉氏曰嘗考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錮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

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狥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背公成朋而小人窺見間隙鄉原上意閉匿其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功以為有黨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

五峯胡氏曰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沉溺聲色非沉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感於神仙真空之術者曷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情大其德新其政光其國為萬世之大君乎後世必有高於漢唐賢君之聰明者然後能行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哉又況三代之盛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其仁何可及乎

豫章羅氏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也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為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為愈茍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寥絶哉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

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壊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為萬世鑑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内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壊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恵妃蕭嵩楊思勗豈能易其志及天寳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

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樂庵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

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朱子曰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耳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户中來不是自

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在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以自甚快但管仲作内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虜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寛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寛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

便判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　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氏術也　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宗誅韋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宋王成器便理會得事堅不受　論三代而下以義為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漢唐之興皆是為利須

是有湯武之興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為利亦做不得曰漢髙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　問唐官官與東漢末如何曰某嘗說唐時天下尚可為唐時猶有餘策東漢末直是無著手處且是無主了如唐昭宗文宗直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為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便一向不問他也是老練了如此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為若唐

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與小黄門啗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為阿父不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内不知如何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作畧有些少變動便成大病如乳母也聒噪一塲如單超徐璜也作牲一塲如張讓趙忠之徒纔有些小權柄便作牲一塲這是甚麽時節或曰從那時直到唐太宗天下大勢方定疊曰這許多時節直是無著手處

然亦有幸而不亡者東晉是也汪革作詩史以為竇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未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

東萊吕氏曰自古以來雖經太康之亂三代之季只是一變其罪皆由商君雖漢文帝唐太宗出來扶持天下然此骨子終不換得井田最先壊其次封建其他

亦未盡壞府兵尚存古制及張說方壞盡兩稅壞於楊炎自然有此等人來　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疎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囊爲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賔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卑汚蹇淺也

潛室陳氏曰漢高祖事事不能只有一箇帝王器度本

不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模比三代太宗事事了得本是唐之第一君為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人自安排所以只做得魏晉規模　問高祖之興計謀有人光武之起既身為之謀又身為之戰遂復故物馬援乃以為光武不及高帝意者用人者大自用者小邪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真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蓋漢高不能為將而善將將此光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　問漢宣帝之麒

麟閣明帝之雲臺二十八將及唐太宗之十八學士凌烟閣皆所以圖畫功臣也須觀漢之人主務實不務名唐太宗務名而無實以許敬宗之姦佞而與十八學士之選以侯君集之小人而與凌烟之數皆失實也不然漢唐之世皆有得失否曰此未免以成敗論所可論處者亦多却不只在二子二子不足為輕重唐學士之選即淮南王安之招致賓客羽翼既多便有相軋之勢凌烟雖祖麒麟雲臺然漢時却有

教化之意寓其間如以蘇武而與麒麟以馬援而不與雲臺此殆有深意唐則無之　問唐太宗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何耶曰三代而下英主無出文帝太宗止做得創業功臣君德上可議處甚多不止恭儉文帝不是無功但當守文時故不以征伐顯耳太宗只是削平盪定之功而德在人心處少　問漢七制景帝昭帝何為不與唐三宗宣宗武宗何為不録願聞其說曰景帝天資刻薄無人君之度但以不

失文帝之恭儉故史人之辭稱曰文景昭帝雖聰明早成而享國不永所以不在七制之數唐三宗已不似漢更添宣武何為

庸齋許氏曰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寬大太宗識見固高而將之以詳審惟其寬大故事為常暗與道合而間失之疎惟其詳審故事為每關於念慮而或過於密

性理大全書卷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卷六十四

歴代

五代

後唐明宗

致堂胡氏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葢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内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内藏庫賞廉吏治贓盡若輔相得賢則

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旣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後周世宗

朱子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寛大氣象做好事亦做教顯顯地都無些含洪之意亦是數短而然

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

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不甚濟事　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樸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歷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

馮道

程子曰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讐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

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讐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為不忠在彧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䘏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涑水司馬氏曰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

死無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夫為國家者明理義奬忠良褒義烈誅姦回以厲羣臣猶爱死而忘其君况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然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葢五代披攘人主歳昜羣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欲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為為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壊矣臣而不

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宋

太祖

元城劉氏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及口不言耳至與大臣論事時出一語往往盡利害之實又曰太祖既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羣臣自趙普以下爭欲留之聖意不允一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

事太祖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
候捉得河東薛王令納土於後數日錢王陛辭太祖
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其
下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劄君臣北面再拜
謝恩至太平興國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土太
祖此意何也馬永卿對曰此所謂不欺善也曰此固
然也錢氏久據兩浙李氏不能侵藉使錢王納土使
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

能守兩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浙安歸乎

此聖模之宏遠也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　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為兵強則一時政事所為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邦本是他家底邦威秉其土

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謂本與他無讐隙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

太宗　真宗　仁宗

朱子曰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而不為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

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

神宗

朱子曰神宗銳意為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

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　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為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

欽宗

朱子曰欽宗勤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於臣下賢否邪正辨别不分明又無剛健勇决之操纔説著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

孝宗

問或言孝宗於内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帖於其上果否朱子曰有之孝宗是甚次第英

武劉恭甫奏事便殿嘗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為之者上萬機之暇即御之以習據鞍騎射故也　孝宗小年極鈍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何故云看小兒讀書念不得甚以為憂某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方少解後來却恁地聰明

寧宗

寧宗即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英斷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今方知可懼或問曰其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不佳恐丞相久勞機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主新立豈可漸之以輕逐大臣耶

向敏中　王隨

程子曰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郤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爲其有一萬囊槖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肅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看做得三路運使無旨量所動也今人何嘗不動只得綾寫一卷便動又干他身分甚事

楊億

朱子曰楊億工於纎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禀清介立朝獻替畧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

范仲淹

程子曰張横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　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為開封府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而爲公如是而爲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邉乃以公經畧西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才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

為不然遂刋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删他
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其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
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有不可得而掩者范文正公
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
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嘗自謂平生無怨
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
狹與乃翁不能無閒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
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

政不如此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琨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問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不如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

正諸公只恁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

韓琦

程子嘗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求見韓公公既已見之退而不悦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程子曰公為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舉於其上葢常事耳程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

知也是以使之求之歟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

程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朱子曰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　韓魏公作相温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為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温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温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為臣者盡力

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公為此言時乃神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

南軒張氏曰韓魏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大史奏五色雲見未幾色映殿庭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大功於社稷

司馬光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又曰能受盡

言儘人迕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問司馬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取公起知河陽先生以詩送行假為詩與溫公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

退處

朱子曰温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

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南軒張氏曰司馬温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人

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

某答之亦不過如此温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

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呂公著

呂申公常薦處士常秩秩既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

上蔡謝氏曰申公寡言在中書議事衆人議畢然後以一語去取之人亦不能易其議至於用人於已分合除得若干人須教是當初自洛中上右道十篇不止可用於當時為君之道幾無出此

王安石

程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巳則不能然是巳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　或曰未有大臣如介甫得君者曰介甫自知之其求去自表於上曰忠不足取信事事待於自明使君臣之契果深而有是言乎　王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巳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揺以是拒絶言路進用柔佞之人

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

事

涑水司馬氏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

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

於此

龜山楊氏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

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

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舃几几聖人盍如此

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　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是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義實為利以此觀王氏之學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修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嘗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永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闢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為趙氏禍乃為萬世禍也司馬温公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庶幾可回也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乃天怒也必有災禍或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

為也永卿曰此言為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絶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曰安可絶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不若著論明辨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藥不可絶而神農與歴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也今乃絶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絶而人誤食之死矣

樂菴李氏曰荆公長處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時豈

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温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爾此言中荆公之病可謂公論

或論荆公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朱子曰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　問荆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滅裂他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　問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致然曰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

豈不欲活人却將砒霜與人喫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

南軒張氏曰王介甫執拗只是不曉事若是曉事言有當於吾心者當惕然而改矣

范純仁

程子曰范公堯夫之寛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

日訪予欵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巳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𦤎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有量如此

鄒浩

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曾肇

龜山楊氏曰曾子開不以顔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爲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宗澤　李綱

朱子曰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鑾數十表乞不南幸乞修二聖宫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勢駸駸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沮之於南京時使不

歸京城汪黄沮之淮甸時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有所為

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

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汪伯彦　黄潛

朱子曰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邉方停匀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為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於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臣義士者

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寛縱横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黄在高宗初年為宰相後來竄廣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中避盜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為官高宗初啟中興而此等人為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維揚時番人兵矢簇在胸前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人

趙鼎

或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如何朱子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模當時廟論大槩亦主和議使當國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𨚫須有些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檜之樣草草地和了後來秦没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為詞貶之𨚫十分送箇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孜孜汲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强人意

處　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不大段理會得故皆為人以是欺之　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量之懿而諳練事機則恐於秦公不逮張于恭以為不然且曰焘在都司日忠簡為相有建議者公必計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則害在上而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利澤均而公私便至秦公則僚屬凡有關白默無一語而屬諸吏事出則皆吏輩所為而非復前

日之所擬

或問趙忠簡公南軒張氏曰人品甚高如元祐黨籍至忠簡始除　五峯云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分宰相若充以學須做成十分

洪皓

西山真氏曰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為典屬國賜錢百萬緡田宅副馬洪忠宣公之節亡媿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為

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遂怒於秦

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方逆險山之壯

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爲甚而檜之罪

又浮於博陸也

張浚 張俊 韓世忠 劉光世 岳飛

朱子曰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

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 張魏

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爲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

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
　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
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為勝然飛亦橫只
是他猶欲向前廝殺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
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著周世宗趙太祖
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緣上之衆措無以服其
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人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却
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可用者張魏公撫師淮上督

劉光世進軍是時虜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遂背後懇趙忠簡是時趙爲相折彦質爲樞密折助之請樞密院遂命劉光世退軍魏公聞之大怒遂趕回劉光世約束云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便回淮上樞府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退怯魏公既還朝遂力言光世巽懦不堪用罷之而命吕安老董其軍及安老爲瓊等所殺降劉豫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既相遂復舉劉

光世爲將都弄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世好了雖呂安老敗事然復舉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須光世哉此皆趙之私意以某觀之必竟魏公去得光世是而趙所爲非豈有虜人方入你却欲掉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退軍如何作事因言諸將驕横張與韓較與高宗忞故二人得全岳飛較疎高宗又忌之遂爲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鎭筭殺得虜人一陣好高宗初遣魏良臣往虜中

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韓聞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措置得畧好正抵當得虜人住大功垂成而主上乃令退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之民恐邉將生事敗盟故欲召公還慎勿違上意韓再三嘆息以為可惜又云既上意如此只得抽軍歸耳遂命士卒束裝即日為歸計魏遂渡淮兀朮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答以某來時韓世忠正治疊行即日起離矣兀朮再三審之知其

然遂稍弛張世忠乗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朮大敗䝉
良臣皇恐無地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紿
已乃得免

岳飛恃才不自晦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閙苒然當緊
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是也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
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直是忠
勇故也

秦檜

或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朱子曰秦會之嘗為密教翟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於翟竒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為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為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為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雅

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疏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

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

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

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通慇懃不絶一日忽招

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

為贐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為以授言者做得

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

秦老筆也　秦老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

使彝倫斁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

老賊害忠良攘人之功以為己有又不與也

胡銓

南軒張氏語門人曰胡澹菴大節極好曾見其諫書否門人對曰見之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張九成 李椿

朱子曰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陳上云朕是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

如何上方經營答語問張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葢
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
直敷文閣李公椿莊重簡淡嶷然有守泊然無欲喜
怒不形見於色故人不可得而親踈而中夷易平直
康不近名介不絕物應事存心忠主於厚平生未嘗
失節於權倖然非有意以矯厲為高也
總論
程子曰熈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

韓公侍從曰司馬温公吕申公位御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邵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嘗觀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内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葢睿主開基規模自别

武夷胡氏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

有名葢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

憾焉如張天祺朱光挺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

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

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臨川吳氏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

司空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

不盡同而其為百代殊絶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

而心在報韓譬文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卲子稱其忠且智馬忠武扶漢於末造文正佐宋於盛際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遘時雖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